

为了未来我们走进历史
为了城市我们走进乡村
为了真知我们学习思辨与表达

城·时代

第一辑

上册

碧山行说

丛书主编 ● 孟凡贵
本册主编 ● 李亚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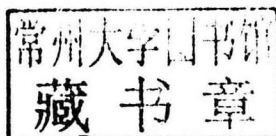
中国商业出版社

城·时代

第一辑

上册：碧山行说

丛书主编◎孟凡贵
本册主编◎李亚琳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时代. 第一辑 / 孟凡贵主编. —北京 :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208 - 0273 - 4

I. ①城… II. ①孟… III. ①城市化 - 中国 - 丛刊
IV. ①F299.21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6512 号

责任编辑:蔡凯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 - 63180647 www. c - cbook. 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 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世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 * *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420 千字 四色彩印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上、中、下册)定价:158.00 元

*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编委会

主 任 彭鸿斌

副主任 尹邦满 刘 枚

秘书长 童大焕

委 员 彭鸿斌 尹邦满 刘 枚 童大焕 孟凡贵

总编纂 孟凡贵

副总编纂 李亚琳 代蕊岚

上册:《碧山行说》 单册主编:李亚琳

中册:《行而论道》 单册主编:李亚琳

下册:《调研拾趣》 单册主编:代蕊岚

序

为了未来我们走进历史

为了城市我们走进乡村

为了真知我们学习思辨与表达

童大焕 - 2017 年 11 月 10 日 ~ 11 日

1 走进乡村，走进历史

城市化是 21 世纪中国最伟大、最惊心动魄的社会变迁，每一个身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贵贱尊卑，都将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被改变，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里茨在 2000 年所言：21 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两股时代性力量同时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碰撞、交织、盘旋，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深远改变，大到难以想像。这也是人们从未经历过的崭新历史。正因为从无历史经验可循，乃至绝大多数已经坐上时代高速列车的中国人，身体已经进入了城市，思想和头脑却还顽固地停留在农业时代。千百年大同社会、均衡发展的理想像梦一样纠缠着他们，他们一步三回头地回望乡村。这样一种观念跟不上现实变化的“历史的涡流”，微观处，直接影响个体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宏观处，直接妨碍社会的转型和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从小被教科书里的乡村田园梦牵魂摄魄的莘莘学子，更是在这场历史巨变前不知所措随波逐流。我们想带他们认清这场历史巨变，找准自己和时代的方向和定位。

如何带领同学们清晰地把握这浩大的历史洪流？带他们进入城市吗？城市的茫茫人海里，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可能性，且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脚步和方向。面对这样的洪流，同学们可能会更加迷失方向。

因此，我们采取的方向是：逆向而行。为了未来，我们走进历史；为了城市，我们走进乡村。

因为乡村足够小，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较低的成本，很快看清它的面貌。我们

和同学们一起看乡村的历史、今天，展望它的未来。我们让同学们一起来思考一个最核心、又是大道至简的问题：人到哪里去，为什么会到那里去？钱从哪里来，怎么来？

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位，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把“人往何处去，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看清楚、想明白，则天下之大道，已然在多数同学的心中豁然开朗：在城市，你会看到一个人的无限种可能；但是在乡村，我们只会看到几乎一种可能——到城市去，到城市去。乡村没有牧歌，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而是乡村看不到前途，小农经济支撑不起任何自由与尊严的生活。

2 学会思辨与表达

我们希望养成学生正确的思辨与表达能力，学会自己从头到尾把一个个小问题分析清楚透彻。这一点，说来简单做起来难。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只教会学生各种零散的、碎片化的知识，很少教会他们如何系统地思考和表达。乃至到了大学，我们仍然发现，很多同学，连最基本的清晰表达都还没有做到。在我们挑选出来的同学里，有的同学一篇文章不到 200 字的导语，包含标点符号，一共有十几处错误。于是让他们看我一篇一稿写成的万字长文，发动同学们一起来找错别字，找出一个奖励 10 元。结果，我只付出了 10 元钱。

我们一直强调独立思考，但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才能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并不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叫独立思考，真正的独立思考，是有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学会系统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3 重建比白纸更难描

我们是在国内教育几乎从无科学方法训练的基础上，对已经初步形成思维惯性的的大学生进行方法与观念重塑。这是比“白纸上描最新最美的画图”更难的一份挑战，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推倒重建。而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推倒重建，显然比物质领域的推倒重建要难得多。

博学的孟凡贵老师、年轻的李亚琳老师，都把他们的专业所长的论文写作方法和科学的调查方法，手把手地教给孩子们，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帮助他们修改论文。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代蕊岚老师作为班主任，则像一个大家长，不仅事无巨细地规范孩子们的日常行为，也具体指导他们的散文和随感写作。

更应该感谢的是学院和董事长，尤其是董事长彭鸿斌先生开放、先进的教育理念，不惜代价给我们开辟了不问文凭、只问经历的校内研究生班这样一块教育的小小试验田。这在国内几千所大学里，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希望承先启后的同学们，能够加倍珍惜这样的机会。如果今后，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我们教给同学们的这一点比较科学的思考方法，和严谨的习惯与态度，能够帮助同学们在遇到任何问题时，具备更加独

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那么，我们今天短暂的碰撞与相逢，就是生命中最美丽的碰撞与相逢。

天空中不要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明天总是新鲜而又贴近，让我们，用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手筋、自己的定势，努力把握！

目 录

日暮乡关何处是 碧山印象	(1)
碧山——当代中国城市化变迁缩影	(13)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20)
“碧山计划”对当地发展的影响	(26)
传统村落中的文艺风	(30)
碧山计划与碧山人口外流的相互影响	(35)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调研报告(一)	(42)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调研报告(二)	(49)
山村之恋	(55)
碧山行记	(57)
灼灼春光·印象皖南	(59)
碧山行	(61)
行走于碧山	(63)
芳菲四月·碧山行	(65)
感想之碧山行	(67)
拓展阅读	(69)

日暮乡关何处是 碧山印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在城市。常住在乡人口下降到总人口 20% 左右甚至更低（包括大量居住乡村但从事城市性质生产生活的人群，如艺术家，民宿老板等），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最终落到和农业产值占 GDP 比重均值，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也是必然状态。

——城市化研究院院长童大焕 - 2016 年 6 月 3 日

1. 山重水复疑无路

碧山已经很有名了，但通往它的道路依然山遥水远。

到了高铁黄山北站，打车还要 70 多千米 80 分钟。如果乘公共交通工具，换来换去至少 3 小时，钱还不少花。

2016 年 4 月 10 日，油菜花刚过，我和老师们带领 7 位学生赴碧山考察。老师分别是：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孟凡贵，研究员李亚琳，我。学生分别是：任庆渝、王梅、钟青池、陈嘉乐、范江敏、林圣豪、马川。

我们在黄山北站叫了辆中巴，司机姓李，问我们是不是第二天回。听说我们要待好几天，他很好奇地问：那地方很偏的，你们待得住吗？我说我们有考察任务，待得住。

晚上 7:00 左右进入黟县县城。这是安徽人口最小的县，全县人口仅 9 万多人。县城路边上，房子很少亮着灯，但旁边还在建，车上的女孩子发出惊叹，说鬼影重重，好吓人。

晚 7:16 左右到达碧山，入住碧云客栈。老板是对 40 岁上下的中年夫妇，出去闯荡过，家里做着祖传的腊八豆腐。客栈是原信用社的国有产权用地，2007 年花 40 多万（含税）买下，连院子占地 1790 平方米，2014 年花 70 多万改造成客栈。

刚改建完的时候,有村里老人到这里看新鲜,问老板娘夫妇:“修这么个房子,要5万元吧?”一句话把整个村子拉回到遥远的旧时光。农村的时光,过得太慢,老人们的货币观念,还停留在她们缺衣少吃的年轻时代。

一进客栈大堂,很醒目的是一张美人榻,老板说是在当地淘的老物件,可见当年当地生活曾有的精致。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船形木制火桶,足够四五个人围在一起烤火。它和我以前见过的一个人随处拎着走的火桶有很大的不同,不仅面积大,而且四周都用木板围了个高高的船型,或者说洗澡盆型,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暖。由此可以想像的是,当地的冬天极冷。我就这个问题和当地老人求证,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这里的冬天,真的很冷。

入夜,抬头繁星点点,耳畔,听取蛙声一片。

2. 碧山的脚步远比想像的慢

我们是受到声名远扬的“碧山计划”感召而来碧山的。我们想让学生亲身体验一下人文知识分子的乡村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落实几分。我们调研的第一站选择碧山,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原因:知名度和影响力足够大;研究范围以及与此相关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足够小,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可能足够深。

出发之前的文献调研阶段,我们让同学们一定要看2014年12月15日刊载于《纽约时报》的孙云帆作品《草色遥看近却无——碧山计划三年记》。一开始我们尽量简化此次调研,就只沿着这篇报道里在碧山“存活”得最好的几个经济主体分别调查,看清他们的经济的来龙去脉,就知道到底是城市在滋养乡村,还是乡村在滋养城市。我甚至多次跟老师们说,其实不用去,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离开了城市和城市人的输血,碧山那些眼下很风光的经济体——酒吧,碧山书局,有机农场,以及“碧山计划”的发起人欧宁和左靖他们自己,分分钟都活不下去。但我们还是要带同学们进行实地考察,才会有更深刻的认知。

出发之前,我们也做了另一手准备:万一“碧山计划”给碧山带来了很大改变,使碧山发展成了乡村里的都市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开始的计划是分组调研,三个小组,一个老师带领一个小组,分头进行,以防时间不够用。

但是,碧山的变化比我们想像得还是要慢多了,就像几千年上万年不变的农业时代完全一样。乃至我们到达的当天,就决定不再分组调研,而是集体行动,让每一个过程,同学们都能亲历。

3. 乡村为什么留不住人？

碧山是我见过的很大一个集中居住的村落。村里人都爱回忆碧山曾是隋代歙州的州治所在地，以前的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旧时黟县十二都“三六九，大乡村”中最为霸气的三都。人类漫长的农耕时代，走遍天涯，断不了告老还乡、叶落归根的传统。明清时期闻达在外的徽商回乡修建大宅、书院和宗祠，也带回当时最先进的资讯。今天的徽州人仍然受益于祖先的恩荫——不管是旅游资源，还是高堂大宅。

碧山村距离黟县县城只有4千米，登记户籍人口2900多，878户，21个村民小组。但乡村的寂寥落寞却是触目可见。环村绕一圈，街道上不见几个人影。我特意提醒同学们傍晚看炊烟，但往日乡村炊烟袅袅的景致早已不见。我只能安慰大家说，也许很多家庭现在也已经用上了煤气灶和抽油烟机。

这里常住人口只有1000人左右，其中一半是老人。和几乎所有中国农村一样，村里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出去打工或做生意了，每年腊月十八才陆续回来，元宵一过又走光了。真正还在种田的都是中老年人，年轻的也就是几个村干部。

水稻、养蚕、茶叶和油菜籽，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我们来到碧山时，正值采茶期间。说起采茶，文艺青年脑海中一定会立即浮现一幅如诗如画的人间美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间，一群白衣飘飘的妙龄少女，一边唱着山歌，一边挥动春风般的剪刀妙手，一枝一叶采着和她们的妙手一样纤细的茶叶！

但我要告诉你的真相是：在碧山将近一周的时间里，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妙龄少女！在一望无际的田间，我们只看见一两个人在劳作。我们趋前，和其中一位老人聊天。他很健谈，仿佛要把憋了很久没人说的话，一古脑儿全部向我们倾泄出来。他是茶园主，种了2.2亩茶叶，年收入四五千元。另外还有2.8亩稻田，年收入3000元左右。

和这位茶园主在一起采茶的，还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妇人。她一直不说话，甚至也不抬头看我们。我们在说话，她只顾采她的茶。茶园主人说，她的儿女们都在城里，有头有脸有钱有地位，并不缺钱，只是习惯了劳作，闲不下。而这类人群，恐怕已经成为当下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在交谈中我们还了解到，对于采下的茶叶，当地采茶工和茶园主人是对半分成的。从中可见农村劳动力价格已经到了何等高度。

可以想像，等这一代凭着与生俱来的传统习惯、不计成本进行劳作的农人相继离世，如果中国仍然维系当下的小农经济制度，等待我们的，只有大量农地抛荒一途！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到时，即使土地制度变革带来大量的农场出现，也不一

定能够招到足够的农业工人,农业自动化、机器人化可能已是大势所趋。

我们看了当地小学的情况。以前是一个乡镇一个初中,而现在一个乡镇一个小学都支撑不起来了,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碧阳石亭小学,偌大的校园,现在只有一个老师,八九个学生,只能开复式班。

中高年级的孩子们,全部都外出就学去了,有的跟着父母出去,没有跟着出去的,也都到县城读书去了。

童年,少年,中年,全都背井离乡外出了。不少老年人,也跟着孩子一起出去了。有的帮忙照看孙辈,有的跟着孩子到外面享享清福。

乡村为什么留不住人?春节期间贴在碧山公交站亭的一则招聘启事也许可以揭穿全部秘密。这是地处本县境内的黄山旺荣电子有限公司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总员工数达51人,年龄在18到50岁之间,除一名后勤工资在1000到1400之间之外,月工资都在2000到4000之间,此外还有大量细致地列出的福利,以及免费食宿、晋升、调薪等待遇。

当一个月旱涝保收的打工纯收入超过全家人一年农业总收入的时候,天下只有傻瓜才会放弃打工而坚守农业。

放到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农业的比较收入越来越低,不解放农民、不大量减少农民,农民是没有活路的。2015年,中国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等全部)占GDP比重仅为8.99%。2014年的占比是9.17%。以后还会越来越低。比如美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农业国,农业总产值只占GDP的1.2%,农业人口占1%,基本上都是老年人从事农业。日本也是1%农业人口、农业产值占1%,农业人口平均年龄68岁。世界规律全球一样,中国当下必须90%以上农民进城才有活路。

但是,接下来工业制造很快也会进入机器人化,未来社会是一个智能社会,不是以一般劳动力为中心的社会。

但农民还是要进城,因为农村活不了。不用担心农民进城没活路,人口集聚,大量低端劳动者赚的钱比普通白领还多。比如在大城市,好的美甲师一月3到6万元收入。我听到后很吃惊,但这是当事人自己的演讲。低端劳动力进城,早点,夜宵,外卖,滴滴,快递,修门,换锁,等等,都比在农村好很多。

4. 乡村里的非农经济体

在“碧山计划”也就是2011年之前,碧山更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宁静而落寞。

2011年之后,碧山声名雀起,紧接着,陆陆续续开了十几家小型客栈。这些客

栈无一例外，都是面向城市的消费人群。本乡本土的人群没有这个消费需求，也不一定消费得起。尤其是留守老人居多，没有这个消费习惯。

另外还有几家农家乐，县城的人时常到农家乐来吃饭。小县城的人娱乐有限，更高远的知识、思想和精神追求又少，所以常常结伴到农家乐“吃新鲜”，是他们常有的休闲娱乐方式。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家，看样子生意相当不错，准备的各种食材非常丰富。

我们住的碧云客栈老板汪怀远也是村官，温文尔雅古道热肠，为我们的调研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他自己的客栈是2014年改造营业的。目前状况还算可以。我们住的五天期间，除了我们十个人，好像就来了一对老年夫妇，是她的女儿孙女从黄山租车到这儿，带着他们看房来了。老年夫妇退休前是中央某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年纪大了，准备到隔壁村子找个能看稻浪的住处。

碧山书局和它的咖啡吧，同样面对的消费群体是来往的旅客。尽管村里没有收取祠堂的房租，但几年下来也只是勉强维持。店长则有点像体制内外出挂职的干部，出来锻炼一下，争取以后回去更快地升职。

碧阳镇的几名大学生村官在碧山建立了一个有机农场。现在，农场土地已经被村里集体流转。汪怀远先生告诉我，主事的大学生村官如今也已经成了乡政府工作人员。据说她还想继续寻找新的有机农场，面积也将由原来的20亩扩大到50亩。

何府乡村酒店，我就一笔带过好了。这家投资几千万，占地数十亩的酒店，是由原乡政府和旁边的老房子改建而成，建筑和园林皆精美，坐拥一大片油菜田，看楼下油菜花的套房标价6000多元一晚。但随着反腐败，这家客房价格从500多到数千元一晚不等的乡村酒店，要维持似乎并不是一件易事。

需要浓墨重彩的是上海诗人小光、寒玉夫妇的猪栏二吧和猪栏三吧。

寒玉和她的先生小光是上海诗人，2004年来黟县，在著名的西递村购下一幢快要倒塌的三层明代民居，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按照他们的理念、花费100多万元（那时可是大钱）进行了改造，作为自己隐居的地方。不料名声渐大，便开起了乡村客栈，这就是猪栏酒吧，因以前所在地曾做了农民的猪栏而命名。后来夫妇俩嫌西递成为旅游景点后太闹腾，同时接待也接待不过来，又到碧山开辟了猪栏二吧三吧。西递的也顺理成章改名为猪栏一吧。

寒玉夫妇一再声明他们的猪栏酒吧与碧山计划无关。的确如此。他们的一吧二吧，都比碧山计划来得早。他们的猪栏酒吧系列，与其说是回归乡村，不如说是城市消费乡村的一个极致典范！就像国际名模和时装展示往往以旧厂房为背景一样，气势恢宏，又形成古朴与鲜艳的强烈鲜明对比。但是乡村和厂房只是背景，内核还

是城市的消费与生活方式。

猪栏酒吧,其实是在讲述一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故事。它进入了第三境界。乡村的外表,城市的内核。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怀着敬畏自然的心,花了4年多时间修修补补,终于有了现在的三吧。占地十几亩,共19间客房。所有这一切,房屋和空间改造、房内布置、摆设的小物件,都那么随意和朴素。桌上美丽的小花,可能是寒玉早上在田野随手采来的;摆放在阳光下看着温暖的沙发,可能也是30块钱收来的旧物;河边小草棚门上特色的席子,其实是《邓小平在黄山》剧组用过的道具;看起来大气精致的长桌,其实只是3块木板简单拼成;造型独特的灯,其实是白炽灯上搭一块粗纱布;三吧所有客房都没有起名字;大门口没有任何客栈的招牌和指示……简单、随意、朴素,但却能给你最舒服的生活,或许这就是诗人的家的魅力。”

“第二天上午准备离开的时候,偶遇了刚回到家的寒玉。在靠近小溪的那间房子里,我们晒着太阳跟时间赛跑,因为我的行程要赶回合肥。短短半个小时的聊天,内心柔软的她带着我一起内心柔软。聊别人眼里误解的猪栏、聊她最想分享给客人们的生活理念、聊她一直坚持的旧物改造……阳光下桌对面,她慢慢分享给我一个略伤感的故事:一个客人,看到三吧一个旧式的保温瓶,瞬间泪流满面。因为那个旧物承载着她童年的记忆、承载着过世父亲对她浓浓的爱。伤感但温暖的故事,让桌对面的我眼眶湿润,然后听到寒玉哽咽的声音。或许别人不能理解,但这是那时那刻寒玉最真实的情绪,也是我最真实的情绪。”

“寒玉说她到村子里花30块钱收回来一个破旧沙发,或许就能保住山上的一棵树;收回一架缝纫机、一个石磨、一个老式水瓶……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让到猪栏的有缘人寻回一段珍贵的儿时记忆。”

“10年前在上海的寒玉,是一个完全西式的潮人,甚至一个月会做一次发型。但现在坐在我对面,拎着自制布袋小包喝着红茶的她,早已适应了田野、粗布,爱上的是晚饭后的月光、清晨的田野小路和朋友到访时的开心。因为她坚持了‘初心’,做到了‘放下’。”

“我到的前两天,猪栏刚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身边的江湖’的归园雅集。约50多位全国各个行业的大V大咖,只是一声招呼,就纷纷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挤出3天时间留给了猪栏,在这儿聚会、聊天,疯狂三天三夜。或许也是因为这儿的人,也是因为想在这里坚持或者寻找自己的那份初心。”(《黟县猪栏三吧 过最随意的生活》文/庞晓莉)

这其实就是城市消费乡村的一个典范。猪栏酒吧精心营造的乡村味，精心借景的乡村底色，内核中包着的都是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的卫生间，城市精细化后的饮食与咖啡，茶，还有，聊天的方式与内容。

这样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返朴归真和偶尔的放松与从容，加上徽州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客栈崭新的设计风格，使猪栏酒吧很快在国内外有了不小名气。一晚的房费高达 600 至 1000 元而常常供不应求，都快赶上城里五星酒店的折后价格了。在外国人的谷歌地图上，碧山只有一个地标，那就是猪栏酒吧。据说，法国大使、瑞士大使、法国名演员朱丽叶和国内不少文艺界、商界名人都来住过，《纽约时报》、BBC、法国著名杂志等媒体大幅报道过。特别是外国客人很喜欢，经常慕名前来。至于它是西递的一吧还是碧山的二吧三吧，已不重要。它们是同一样品牌，同一个背景，同一种格调。

但若是要有谁，说这是乡村复兴的一种形式，我想，不仅我不会答应，寒玉、小光夫妇也未必会答应。因为，它的一切，跟本地村民无关。本地村民甚至也许想进去偷窥一下，也会像城市里的非住客进五星级饭店一样，不得其门而入。乡村，永远只是它的背景。离开了城市，离开了远道慕名而来的城市人，猪栏酒吧，何府酒店，以及大量的乡村客栈，将完全失去它的造血能力，终至枯竭。

5. 艺术能拒绝商业和城市吗？

2011 年 6 月 5 日，艺术下乡项目“碧山计划”在广州时代美术馆正式启动。其时，作为活动发起人的艺术策展人欧宁和左靖，面对海内外的闪光灯和摄像头，应该是英姿焕发雄心勃勃的。他们表示，将举办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并寻求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

且看其时的《“碧山共同体计划”前言》，为免曲解，全录如下：

“徽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乡村建筑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是人类多样化生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在尘嚣日上的大都市中已分崩离析的乡土血脉与宗族体系，在这里青山绿水的保育下得以幸存。但是，现有的单一旅游开发模式既不关心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发展，也不致力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只是让更多游客蜻蜓点水到此一游，观看毫无生气的样本，无法激起对乡村重建的更多参与。这同时也打破了前来寻访乡土中国的人们对乡村的淳朴想象，让它的亲和力大打折扣。比起村庄的自然凋敝，这更加令人痛心。”

“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回归乡居生活、逆城市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潮流。人们厌倦了城市的喧闹生活，希望开始实践新的农业生活方式，或者说在恢复这种生

活方式。为此,我们计划在碧山村创建的‘碧山共同体’,起自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化的批判立场,它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Mutual Aid)精神,减低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

“碧山共同体计划选择驻居乡间,参与者多数与文化和艺术相关,他们对农村和地方生活的融入,在另一层面上又涉及了乡村建设的议题和实践。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乡村建设的参与,既要接续民国以来的乡村建设传统,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明自己的方法。这便是碧山共同体计划为自己订立的目标。”

“艺术家们下乡,在过去被表述为‘采风’,即到农村去采集他们的创作灵感。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对农村的索取,即便时有回赠,也只停留在对某些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传播,而较少在政治、经济层面对农村社会作出贡献。碧山共同体动员各地的艺术家们前来碧山,他们一方面展开共同生活的实验,尝试互助和自治的社会实践,同时也着力于对这一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进行普查和采访,在此基础上邀请当地人一起合作,进行激活和再生的设计,除了传承传统,更希望把工作成果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

为了担心商业的侵染,欧宁先生还曾拒绝了准备在碧山投资的香港东盛投资有限公司100万元资助碧山计划中的“碧山丰年庆”的请求。因为他不能确定东盛公司与碧山计划的理念能否相容。

但是五年过去,当我们来到碧山的时候,除了面向城市消费者的碧山书局和面向城市知识分子、关注传统文化再生的《碧山》杂志书还在,除了欧宁和左靖买下的宅子还在并且内部按城市化现代化的水准+古色古香的乡土味装饰一新,碧山丰年庆已经不在,“黟县百工”也已经不在。

五年过去,《“碧山共同体计划”前言》里预言的“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回归乡居生活、逆城市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潮流。人们厌倦了城市的喧闹生活,希望开始实践新的农业生活方式,或者说在恢复这种生活方式”潮流不仅没有出现,甚至,农村人口的流失在加剧。他们所期待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返乡,也一个都没有到来,包括他们自己的到来,都是那么的不彻底。

我们到达碧山的时候,欧宁不在,原本长住碧山的他,已经离开碧山两个多月了,临街大门上却依然贴着大红的对联: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横批:

春风晓入。侧门是：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添衣慰屏居。横批：弄璋之喜。看样子主人刚生了个男孩不久。

当地村民说，地方政府断了他家的水电，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活动有海外 NGO 资金的支持。

我就想，是地方政府过于敏感了。但我也体谅具体办事人员的难处。他们谋一个小饭碗不易，什么风吹草动都害怕。

换一个角度，如果欧宁他们一开始就不拒绝纯商业，是否结局会好很多？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钱而生存。如今，那些真正在碧山得以生存下来的，从猪栏酒吧，到何府酒店，到更小的乡村客栈，哪一个不是依托商业、依托城市而得以生存呢？

假如碧山计划一开始就拥抱商业，不是搞丰年庆和黟县百工，而是充分发挥欧宁和左靖艺术策展人的长处和强大影响力，在碧山搞各种各样的艺术交流和销售等活动，是不是有可能把碧山变成迷你版的 798 和宋庄？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艺术家到碧山来定居，从而使碧山计划的实施更进一步？而不是像今天，5 年后仍然是左靖看着欧宁，欧宁看着左靖？也许欧宁们太理想主义了，始终没有考虑经济基础这个问题。

况且，左靖的碧山书院虽已修葺一新，但身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教职的他，大部分时间并不在碧山。我们去的时候，是安徽大学派来的一位年轻老师在这里守着偌大的空房子。因为这里已经成为安徽大学的一个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位老师平时主要负责打扫和管理，然后是安静地读书。每打扫一次，平均得一个上午时间。我对这位老师说，等你有了老婆孩子，你就不能也不会常住这里了。换句话说，碧山书院没有采取商业的方式来运营，日常管理，也就相当于安徽大学在“资助”或者和左靖一起“公私合营”了——左靖负责购置房屋和整修，安徽大学负责日常维护和人员工资。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改变世界，世界就已经把他们改变得面目全非。

事实上，历史上的碧山辉煌，从来不是孤立于外界而存在。恰恰相反，那些遗存至今的老房子，那些气派的宗祠和书院，都是当年的徽商四海经商反哺故乡的产物。今天的人们似乎忘了，历史上那些富足的乡村，从来都仰仗于城市的滋养！

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弥漫至今的建房潮，主要是在 2006 年前后。而它的发端，主要在于 1998 年城市住房商品化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后成为世界工厂，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进城。城里赚钱、乡下盖房因此成为可能。